



XIAO KUANG GONG
小矿工

杨大群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小矿工

张天翼 著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小矿工

杨 大 群 著
范 一 辛 绘图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小牛的爸爸被日本鬼子杀害了,妈妈也被鬼子和汉奸卖了,小牛顽强地生活下来,当上了小矿工。小牛在矿山里历尽千辛万苦,同时也受到了党的地下组织的爱护和教导。后来他参加了在山里打游击的“抗联”小嘎队,经历了几次紧张激烈的战斗。一次,为从鬼子手里营救二百多个革命者出险,他和“抗联”老战士一起下山去侦察,在战友们的帮助、掩护下,他不畏艰险,机智勇敢地完成了任务。

本书初版于1957年,现在根据1962年第二版略作修改重印。

小 矿 工

杨 大 群 著

范 一 辛 绘图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625 字数 144,000

1978年4月第1版 1978年4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R10024·1395 定价: 0.41元

目 录

一	冒	顶	· · · · ·	1
二	妈	妈	· · · · ·	9
三	仇	恨	· · · · ·	16
四	矿	山	· · · · ·	23
五	暴	动	· · · · ·	36
六	离	家	· · · · ·	45
七	离	进	· · · · ·	54
八	密	营	· · · · ·	68
九	下	书	· · · · ·	87
十	钻	营	· · · · ·	101
十一	旗	帜	· · · · ·	111
十二	进	屯	· · · · ·	122
十三	火	种	· · · · ·	138
十四	出	山	· · · · ·	149
十五	江	上	· · · · ·	161
十六	跳	车	· · · · ·	169

十七	车 站	· · · · ·	178
十八	爬 车	· · · · ·	192
十九	接 头	· · · · ·	196
二十	归 山	· · · · ·	203
二十一	闯 关	· · · · ·	214
二十二	截 车	· · · · ·	231
二十三	曙 光	· · · · ·	238

一 冒 顶^①

爸爸昨天领来薪水。妈妈早晨起来，没顾得洗脸，赶忙用湿手巾擦擦眼窝，拿起还剩有十来个齿子的木梳拢了几下头发，提个破口袋去配给所领口粮。妈妈临走出屋子时看了我一眼。她寻思我还没醒呢，其实，猫吹气我都能醒。

早晚天气还很凉呢。妈妈把盖在我身上的夹袄拿下去穿上了。这可够呛〔qiāng〕，我浑身就盖个巴掌大的破毯子头了。心里说凉，浑身就打冷颤，我一喷鼻子，脖子一缩，抱成个团团，鼻子尖碰到膝盖上了。妈妈看我这个熊样，把夹袄脱下来又给我盖上了。这可好，她身上就剩一件纳着各种颜色补丁的破绒衣了。

妈妈走出屋子，我心里觉得不是个滋味，我太不爱妈妈了，把妈妈冻着可怎么办呢！我扑楞一下子跳下了炕，提拉着夹袄就往屋外跑。妈妈这时已经走出胡同了，我扯开嗓子喊了声：“妈妈！”她没有听见。

吱——，对面房子的门开了个缝，露出个小脸，看见我这浑身没挂一丝线头的样子，她划着脸蛋羞我，然后回手一

^① 冒顶是指矿井发生倒塌事故。

下子把门关上了。我见是从乡下来的那个金妞，心里可就动火了，对着她用劲一撇嘴，心里说：“你美啥？你是姑娘家还穿露屁股的裤子呢。”我也使劲关上房门，“砰！”的一声，这是还给她听的。回屋来，我往炕上一躺，盖上夹袄，一眼看到墙上，——哎哟，心里好后悔！方才关门用劲太大了，把捡来贴在墙上的十几个花烟盒，都给震掉下来了。这是我心爱的画呀。我把拳头在鼻尖前一晃，心里说：“小鬼丫头，等我抓住你，不叫你哭鼻子才怪呢。”其实我明着不敢惹人家，她爸爸金大爷别看是个干巴老头子，他的一个大拇指头比我全身的力气还大呢；还有，人家哪回买糖都分给我一半。想到这里，我就不生气了。打了个哈欠，困劲又上来了，我的上眼皮一耷拉又睡着了。

……妈妈回来了，背回来比雪还白的面，手里托着红糖，送到我的嘴上，对我说：“小牛快起来，给你包糖饽饽吃。”可把我馋坏了，伸出舌头就舐……

砰！砰！“小兔羔子，快起来，懒骨头货！”

我吓了一跳，睁开眼睛一看，站在我跟前的哪里是妈妈，是事务所的把头腿子，马二长脖子。他用木头棒子敲着炕沿。我爬起来，往炕里躲了躲。他对着我的脑袋把棒子举起来。我腾地一下跳起身来，我把眼睛一眯缝，用看耗子的眼光，瞟着他那长长的驴脖子。可是他的棒子没有落在我的头顶上，却把我披着的破夹袄给挑扔在地下。他唾沫星子喷我一脸，喊道：“快把大日本的旗挂出去，皇军又打大胜仗了，把‘支那’的一个大城占领了！”他神气十足，一脚踹

开了房门，骂骂嚷嚷地走了。

我用手擦着脸上的唾沫星子，一面说着：“驴尿马尿，一擦都掉！”接着我就狠狠地骂开了，“往上数有日本人、大把头、二把头、三把头，你算个秃老儿！金大爷说过，瓦盆一套一套的，你是最小的那个尿盆子。”也不知昨天没吃饱怎的，浑身没有一点精神，扯长声地打了个哈欠，脑袋里又糊糊涂涂的。刚一耷拉脑袋，觉得耳边有脚步声，我心里一动，睁开眼睛一看，果然是妈妈回来了。我一下子跳起来，扑到妈妈怀里。

妈妈问我咋的了？我说，马二长脖子来啦，让挂日本旗子。……说着，一看妈妈放在炕边桌子上的口袋，呀！里边装着一块块的硬东西。我又想起方才做的梦来了。虽然口袋里不是糖饽饽，也许是窝窝头什么的呢！我说：“妈妈，是窝窝头？快给我一个，饿得我肠子都贴到肚皮上了。”乐得我腿绊在妈妈脚上，差点摔了个倒栽葱。

妈妈没言语，脸上露出来一丝苦笑。

等我打开口袋一看，里边是长绿毛的一疙瘩一块的橡子面。我使劲掰开了一个疙瘩，一股辣味呛鼻子。我也不知怎的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刷刷地掉下来了。妈妈用袖头给我擦着眼泪说：“等爸爸回来给你买个馒头吃。”她说，端出来小半瓢苞米面，说是拌合在橡子面里蒸窝窝头。她摸着我的头顶说：“爸爸有好几天没吃顿饱饭了，要是再不吃上顿饱饭，身子骨顶不住硬，就不能下井子了。”又对我说：“小牛，快把旗插出去，不然一会催命鬼来时，又得找麻烦。”她

从衣袋里掏出领面的几个零星钱数着，又自言自语着：“眼看冬天来了，还得买两块草帘子堵窗户，不然还不是活活地冻沾在炕上！”

我从破布包里翻出揉皱得象屎尿布子似的日本旗，套在一根陈秫[shú] 秸[jiē]上，忙到屋外去插旗。我个子太矮了，登在一块砖头上，踮着脚，老半天也没插好，心里正火急呢，有人在身后把我脚尖下垫着的砖头给踢动了一下，差一点闹得我摔个斤斗。我扭头一看，是金妞。我气得眼睛一瞪说：“告诉你，我要是动了气，可不管你是丫头还是小子，一样儿揍你！”

她把手背在身后，笑嘻嘻地说：“笨哪，那个小孩好笨哪！”

我一着急，旗从手里掉下来了，秫秸也折成两截了。我转过身来，脸火热，连耳朵根子都发烧，刚要发顿暴脾气，金妞把背在身后的手拿到前边来，原来她拿着个黄橙橙的大饼子！她说：“我爸让我给你送饼子来的，是我给你挑个大个的。”

我咽着唾沫，瞪着眼睛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没有伸手去接。金妞向我跟前走了几步，伸着胳膊，饼子都碰我肚子上了。我这才伸手接过来说：“金妞，下回可别闹了，插不上旗急得我心里冒火，你不信摸摸，心象打鼓似地跳呢。”金妞小嘴一撇说：“看你脸红得象个斗架的公鸡！”

我和金妞跑到松花江岸上玩了一会，等回到屋子里的时候，妈妈在烧火，笼屉周围冒着酸巴溜的白气。我随手搬

个木头墩子，坐在妈妈身旁，把剩下的小半个饼子给了妈妈。她摸着我的脸说：“留着你吃吧！”可我非给她吃不行。她接过去掰开闻了闻，又用舌尖舐了舐，说：“这可是纯粹苞米面的，放在笼屉上等气熏热了，留给你爸爸回来吃，那他就算开荤了。”

我又告诉她，这饼子是金妞从乡下姥姥家弄来的。听说她装在枕头最里边，警察狗子连踹带踢检查了好几遍，也没检查出来。金妞说，要是检查出来，得算“经济犯”，警察狗子得把她的头发一根根拔下来。……

妈妈心里很焦躁，两手不住地往前衣襟上抓挠着，她站起来不耐烦地说：“你爸爸该回来啦，看看太阳影子都爬上墙角了。我得去趟医院，问问金大爷去。”

还没等妈妈后脚迈出房门坎呢，就听外边有人拼命地喊：

“又出大祸了！第二井子冒顶啦！”

“几井子？几井子？”妈妈说两腿一软，噗冬一声坐在门坎子上。

把我给吓傻了。妈妈嘴里吐着白沫，老半天才爬起来，狠劲地抓住我的胳膊说：“小牛快回屋里来！”她浑身直哆嗦，点上一缕子香，插在山神牌位的香炉里，拉着我跪下叩响头，叨念着：“保佑他回来吧！他是好人哪！山神爷，我许下长愿，给你烧高香！……”最后，老半天才喘上一口气来，两眼泛着白亮亮的光，抖着发育的嘴唇叨念着：“冒顶！冒顶！头顶上的天啥年月才冒顶呀！……”她简直说不出声音



来了，两眼象喷泉似的止不住地流泪。

我也哭起来了，我的爸爸多好啊！他可不象别人的爸爸，回来喝得醉醺醺的，揪着孩子的瘦脖子死命擂。我爸爸一滴酒都不沾唇，有事一发愁也不打人也不骂人，就是一连串地打几个唉声。有时连唉声也不打，两眼瞪大一眨不眨，咬着嘴唇想心事，越想越皱眉毛，有时用拳头擂着桌子，大声说：“想办法！有办法！”冬天冻得我躲在他怀里打哆嗦，他紧紧地搂着我，我问：“爸爸，火炉里都挂冰霜了，你天天去刨煤，怎么咱们不能多烧一点呢？”

爸爸有意抿着嘴角说：“孩子，那煤是人家鬼子和把头的！”

我可有气了，说：“我们和人家都一样是人，为什么总是

不如人家呢？大热天马二长脖子把我们一群孩子抓去，往把头大扒皮花园里搬花盆，我看见他的儿子坐在院子里凉棚底下，有一个老妈子给他搥着扇子；他吃烧鸡，光啃胸脯……”

“孩子，你长大就懂了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上回和金大爷他们几个人说，有钱人都是喝咱们穷人的血活着的……”

爸爸打断了我的话头说：“孩子，这是大人说的话，往后可别对别人说呀！”又对着我的耳朵说：“别把妈妈惊醒了。”他打个呵欠，用嘴亲我一下说：“我可困到家了，明天还得下井子干活，咱俩一齐睡，我数数看谁先睡着：一二三……”谁知数到十几呀，我枕着爸爸的胳膊睡着了。

今天早晨爸爸一醒我就醒了，他用手托着我的下巴说：“你生来就是矿工的命，天亮就醒。”把我搂在他怀里，给我梳头，又逗我说：“看你这几根头发象乱草。”他用木梳给我拢着，一面往手掌心吐几口唾沫，往我头顶上抹，还说，“我非把你这几根毛制服不可！”

现在，我再也没有爸爸了。

……妈妈哭昏了几次。可她一步也没迈出屋。因为爸爸早就说过，不管出了什么事故，也不叫妈妈动地方，只叫妈妈看守住我。金大爷和舅舅下班回来，才把她抬上炕。我嗓子都哭哑了，金姐扶着我，也哭。

第二天，我们这排家属住宅，家家的烟囱都不冒烟了。刘二婶投江死了，临死前把一个几个月的孩子绑在桌子上，

留下个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谁养活这孩子，今后就是你的儿子；要是活活饿死的话，求求好心的人，勤快的人，把他扔在江里，好让我们全家死后团圆！”我们对门阎大奶奶也上吊死了。……

妈妈躺在炕上迷迷糊糊两三天了，滴水没沾牙，急得我搂着舅舅的腿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可是舅舅呢，从出事那天到现在，两眼直呆呆的，嘴里老是这么一句话：“哎！往后可怎么过呀！”

二 妈 妈

第四天头上，妈妈不时地睁开眼睛，仍然看见我就哭。妈哭我也哭。金大爷不上班就过来劝劝；他不在家呢，金妞就过来陪着掉眼泪。

李大婶送一碗苞米面的糊糊粥来，妈妈睁开网着红丝的眼睛，看了一眼，又慢慢地闭上了。我说：“妈，你吃粥吧，你不吃我也不吃！……”

妈妈让我把她的脑袋用枕头往高垫一垫，她仰脸躺着，张开了嘴，我就一匙匙往她嘴里倒糊糊粥。她咽得很慢，眼角挂着两颗泪珠。这时我好象个懂事的小大人，轻轻地给妈妈拭去了腮边的泪珠。

金大爷又劝妈妈说：“妞她大婶呀！你要打起精神来，别忘了是矿工的家属。眼泪要流，但要落在心坎里！你要再有个三长两短，孩子交给谁呢？你要咬紧牙根子，好歹活下去，把孩子拉扯大，别让他成孤儿，那你才对得起老程大兄弟呢。”

妈妈一边掉着泪，一边点着头，鼻子抽动着，浑身直颤抖……

第二天，她就咬着牙爬起了炕。她的话更少了，十天半月也看不见她露出一丝笑容。对我可管得严起来了，简直连房门口都不让迈出去，要我老守在她身边才好咧。她每宿睡很少的觉，总是刚迷迷糊糊地睡会儿，也不知怎的，身子一哆嗦，就醒了，忙用手摸着，才又不动了。我怕妈妈伤心，也比往日懂事多了，轻易不出门去乱逛荡了。金妞她真好，老和妈妈坐在对面，大婶长大婶短地说这说那，给妈妈开心思。

按矿里规章，应该发给俺家抚恤金。妈妈对我说：“小牛，等妈把——钱（她是在嗓子眼里说的）领到手，妈供你念书，好跳出这个火坑去。”她说说着说着又哭起来了。

可是，今天领，明天领，松花江眼看着封了冻，这笔卖命的钱到今天也没领下来。后来矿里头目人说，冒顶子事情没有调查清楚，是不发给抚恤金的。

我们娘俩怎么活着呢？老靠着金大爷和舅舅每月补助点，是不够生活的。妈妈一天到晚给人家洗衣服，补衣服。富锦这个小城很穷，哪有多少人家拆洗衣服呢！天冷起来了，一天比一天难过了。妈妈一天天熬得眼睛红，腰酸得直不起来，膀子痛得抬不起来，洗衣服搓得满手血泡，一天也赚不到两角钱。可是她是个刚强的人，不愿意手心朝上向人家要东西。她对我说：“你爸爸活着那阵常说，人穷要穷得有骨气！”

日本统治下的富锦县哪，是个多么黑暗的世界！在靠着县城的松花江，每天总有被枪杀和被刀子扎死的人在江

面漂着，街头常常走着三五成串的、披着稻草袋子赤着脚要饭的人。

这一天，天还没放亮呢，妈妈就到街上去取衣服。眼看太阳出来一竿子高了，还不见回来。我两顿没吃饭了，饿得肚子咕碌咕碌响，腰一直起来肠子生痛。金妞回乡下去了，金大爷和舅舅都几天没有回来了，一时没地方找吃的去。我挺着腰到路上去接妈妈。每天妈妈都是顺着江沿往家里走。我穿着一件掩不住肉的破单衣，赤着两个脚板子，说真的，我哪还象孩子样，瘦黑发黄的脸上，两只大眼睛深陷进眼窝里去了。走一步浑身冻得直打寒颤。我实在冻得耐不住了，索性一跳一跳跑起来，跑到十字路口，觉得头胀大起来了，眼睛直冒金花，想咽口唾沫，嘴里都没有了，只好背靠着墙站在那儿。

过了一会，凉风吹得我脑子清醒了些，一回头，看见墙角放着一个垃圾箱子，一条大黑狗伸着血红的舌头，正在舐着一堆鸡毛。我也不知怎的，就凑到箱子跟前，把两只手插到箱子里翻起来，从一堆白菜叶子里，摸着一个白菜根子，拿起来就往嘴里填。

忽然背后有人叫：“小牛，小牛！”我回头一看，是妈妈回来了，她头发上沾着一层白花花的霜花，两手空空的，紧抱着肩向我走来，看样子今日是没揽着活计了。我偷偷地把手里还剩有半口的白菜根子扔下，走到她跟前一看，她那深陷的眼窝里，早已含满了眼泪。她说：“小牛，你吃什么？”我把头低下了，半天没有做声。当妈妈的手慢慢扶起我的